

业主间发生相邻权纠纷，市长批示五年，多部门联合处置，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悬”着的“空中楼阁”

■本报记者 李国 实习生 周洋

“前面是楼梯被拆、无法正常出入，后面是通道被阻、天桥难保通行”，在重庆市市长寿区凤城街道益民街有这样一栋三层楼房，因业主之间发生纠纷，致使三楼一个业主的房屋成为“空中楼阁”。

然而，此情况经重庆市市长黄奇帆批示五年，长寿区三位主要领导亲自处理，市高级人民法院、市国土房管局、市信访办、长寿区国土房管局和规划局等多个部门联合处置多年，依然未得到解决。近日，有关当事人向《工人日报》记者反映了这一情况，记者随之对此进行了采访。

产权弊端，致使邻里上访

位于重庆市长寿区凤城街道益民街25号13幢的黄角堡农贸市场，是由重庆市渝风建设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一栋三层楼房。最初该楼房规划用途为农贸市场，但建成的农贸市场因经营不善被闲置后转卖他人。

据了解，2001年，渝风公司将该楼第三层近300平方米的房屋出售给了业主符书荣，并在房屋买卖补充条款里作出了“厕所和通道终身免费使用”等说明。买卖合同签订之后，长寿区国土房管局向渝风公司和符书荣核发了4个产权证。

后来，渝风公司将其名下的房屋向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长寿支行分批次抵押贷款。因渝风公司无力偿还贷款，其名下的房屋被司法查封和抵偿。2008年9月和2009年7月，业主叶英通过两次司法拍卖，取得了农贸市场第一层产权和第三

层1号房产权，第三层的楼梯和厕所等面积也被划归在叶英名下。2009年12月，农商行又将第二层出售给了另一业主黄长春。

获得房屋产权之后，叶英在第一层开办食品生产车间。此后，因公共资源争夺及其他矛盾的滋生，几个业主之间关系恶化。

叶英以“达到食品质量安全管理部的要求”为由，占据了天井院坝，并封堵了一、三号楼梯，致使第二层的黄长春只能通过二号楼梯出入，三楼的符书荣只能从第三层天桥借道相邻楼房楼梯出入；同时，叶英还封堵了三楼的厕所，使符书荣无法实现购房时渝风公司合同承诺的“终身免费使用厕所和通道”。

积怨不断加深，符书荣和黄长春最后决定上访。

曾长期参与处置该事件的长寿区原国土房管局办公室乔主任8月12日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渝风公司在向农商行抵押房产的时候，没有告知渝风公司与符书荣签订的买卖合同内容，导致拍得房产的叶英也不清楚合同里面的相关承诺。渝风公司在出售和抵押房屋时没有做好衔接工作，这是引发矛盾的根本原因。”

“空中楼阁”业主符书荣之女杨利则称：“一开始就是国土房管局的证办错了，把应属于公共区域的楼梯和厕所划归到了叶英名下。国土房管局应该收回房产证，重新测量面积，把公共区域划分出来。”

市长批示，多年调解无果

上访事件发生之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做出批示：一是原黄角堡农贸市场的厕所、

过道等公共空间必须全部打通，为全体业主共享。具体由长寿区政府负责协调落实到位；二是厕所、过道等公用部分的价款，按当时的拍卖价，由长寿区农商行退还给业主，市、区法院负责牵头督办；三是长寿区房管局将所有权属证明收回，扣除厕所、通道等公共空间后，按实重新核发权证，各相关业主要主动配合。四是长寿区政府牵头处理好此项工作，市、区两级相关部门全力支持配合，并做好信访人的说服解释和社会稳定工作。

据乔主任介绍，调解期间，业主间达成了一个调解协议，大致内容是由长寿区国土房管局出资，对房屋共用部位进行改造。将一个楼梯A进行改造造成房间，归三层业主所有，对另一个楼梯C进行改造，新建楼梯D方便三层业主出入，第三层的女厕所及前室归符书荣所有。

协议达成之后，长寿区国土房管局便牵头开始施工改造。但当施工接近尾声时，叶英却以轻质材料不防盗为由，阻碍施工进行，且私自拆了楼梯A，施工只能被迫停止。协议被打破，且楼梯已经被拆除，导致符书荣只能从天桥借道相邻楼房楼梯出入，其所在的三层房屋成为“空中楼阁”。

杨利向《工人日报》记者表示：“我现在坚决要求执行黄市长的批示，保障我们通行的权利。”而乔主任则认为，现在整个房屋结构都已经被改变，且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如果按照当初黄市长的批示，已经无法强制执行下去。

今年，杨利将叶英告上法庭，要求叶英赔偿近四年的租金费用。乔主任则认为，杨利的做法是治标不治本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通行问题。

一再拖延，无法可解的问题？

重庆志同律师事务所李建律师8月13日告诉《工人日报》记者，我国法律对于相邻纠纷有着明确规定，给不动产的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他人因通行等必须利用或进入其土地的，不动产所有人不能阻挠，而应当提供必要的便利。

李律师表示，即使房产证把楼梯和厕所划归叶英所有，叶英擅自拆除楼梯和限制出入也已经违背了我国法律，当地建筑管理规划等部门完全可以强制要求业主恢复。李律师同时认为，当人符书荣也可就此事对叶英提起法律诉讼，依法保障自己正常通行的权利。

既然已经违法，为何在市长明确批示五年之后，涉及多个部门联合处置的一个案件，却迟迟得不到解决？

乔主任表示：“我们只有协调的权力，没有强制执法的权力。我们也没有确切的办法可以解决此事。”

希望问题得到解决的不止三位当事业主。《工人日报》记者在黄角堡农贸市场发现，该街道周边落户几万人，却没有一个像样的农贸市场。原规划的黄角堡农贸市场被另作他用之后，周边的菜农只能占用人行道和公路卖菜，整个街道秩序混乱。

周边的居民纷纷向记者表示，作为大都市的重庆城区，居然长期存在这样一个“马路市场”，令人不可思议。希望政府要么恢复原农贸市场功用，要么尽快规划一个新农贸市场。目前的状况不仅严重影响了街道风貌，并且在公路边买菜，对居民和菜农来说，都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

交友诈骗

据新华网8月20日报道，深圳市公安局反信息诈骗中心透露，今年以来，深圳市共发生各类婚恋交友诈骗超过400余宗，被骗资金累计近600余万元，超过300个涉嫌婚恋交友诈骗的电话、账号清单予以公布。

近期，深圳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分别约谈了婚恋交友诈骗为集中的世纪佳缘、百合网、有缘网，三家网站均向市公安局反诈骗中心递交“承诺书”。

一些网友反映，婚恋交友网站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透明、资料掺假等现象，为婚恋诈骗等违法行为的发生埋下隐患。

围殴菜农

据重庆晨报报道，8月20日，重庆市三名保安将一对送菜夫妇围殴在地，夫妇的女儿只能无助地哭泣。目击者称，当时这对夫妇想借助观光电梯送菜去咖啡店，保安以不能用观光电梯为由，一把将送菜板车掀翻，双方发生争执，三名保安随即将夫妇围殴在地。

据悉，三名保安的打人行为引起了公愤，现场围观群众在谴责他们的同时，也及时拉开了双方，并打电话报警。

当地派出所民警抵达现场后，好几个人表示自己愿意去派出所作证，证明保安打了人。目前，涉事双方已被送到派出所。

吊销证件

据《新京报》报道，下周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三审刑法修正案（九），有消息称此次审议嫖宿幼女罪有可能被废除。而在之前的两次审议稿中，均未涉及这一罪名。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

自2008年习水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以来，嫖宿幼女罪存废问题就一直活跃在舆论场上。仅从媒体表达而言，“废除论”占了绝对优势。舆论热议也在立法领域产生了共振。2008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上的焦点议题中，都少不了“嫖宿幼女罪”。

此前，该导游因不满游客消费低，在车上骂游客“41个人都是行李”的音頻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8月17日，云南省旅游总队、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安排专人到昆明众益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联合调查。

（雨霖 整理）

罪名之争

据《新京报》报道，下周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三审刑法修正案（九），有消息称此次审议嫖宿幼女罪有可能被废除。而在之前的两次审议稿中，均未涉及这一罪名。但建议废除嫖宿幼女罪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

自2008年习水嫖宿幼女案被媒体曝光以来，嫖宿幼女罪存废问题就一直活跃在舆论场上。仅从媒体表达而言，“废除论”占了绝对优势。舆论热议也在立法领域产生了共振。2008年以来，每年全国两会上的焦点议题中，都少不了“嫖宿幼女罪”。

此前，该导游因不满游客消费低，在车上骂游客“41个人都是行李”的音頻在网上曝光后，引起了众多网友的关注。

8月17日，云南省旅游总队、昆明市旅游监察支队安排专人到昆明众益旅行社有限公司进行联合调查。

（雨霖 整理）

一心多用



8月20日傍晚，北京市雍和宫桥下。一位正在等红灯的出租车司机抽空看电子书。除此之外，他还时刻留心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滴滴”声，准备抢单。

本报记者 吴凡摄



儿子为母亲请保姆，谁是雇主？钱由谁出？

法院判决被照顾老人支付劳务费

儿子有赡养母亲的义务，但不与保姆存在劳务雇佣关系

上从没生过褥疮。张大军对明素芹也比較满意。

2014年3月起，张大军不再向明素芹给付400元劳务费。明素芹找到张大军要求给付被拒绝。2015年3月，张大军将明素芹解雇。

2015年3月，明素芹来到大连市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援助，中心指派辽宁青松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海为她提供法律援助。

2015年5月12日，明素芹向大连市西岗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于不知道该向谁主张劳务报酬。明素芹将王凤兰和张大军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二人共同给付拖欠自己的劳务报酬4800元。

明素芹来自黑龙江伊春市农村。王凤兰家住大连市西岗区华兴街，85岁，瘫痪在床10余年，生活不能自理，但意识清楚。

为了让王凤兰安度晚年，2006年1月，王凤兰的儿子张大军雇佣明素芹照顾老人起居。双方口头约定：明素芹周末不休息，包其吃住，其劳务费为王凤兰的退休工资800元外加劳务报酬400元，共1200元。

在明素芹的精心照顾下，王凤兰长期

正常，很少住院，虽然瘫痪在床，但身

体原因并未出庭。

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是，明素芹的劳务报酬是由儿子张大军支付，还是母亲王凤兰支付。

明素芹的劳务费应当由其雇主王凤兰支付。

法院审理认为，劳务雇佣的雇主应按约定向劳务提供者支付劳动报酬。张大军虽有义务赡养母亲，但并非明素芹的雇主。

张大军每月给母亲的赡养费由明素芹代收，用于王凤兰的日常生活支出，这已经包含了之前承诺的400元劳务费，因此这部分费用不应由自己支付。

法院审理认为，劳务雇佣的雇主应按约定向劳务提供者支付劳动报酬。张大军虽有义务赡养母亲，但并非明素芹的雇主。

张大军每月给母亲的赡养费由明素芹代收，用于王凤兰的日常生活支出，这已经包含了之前承诺的400元劳务费，因此这部分费用不应由自己支付。

张大军认为，自从雇佣明素芹以来，母亲的工资一直由明素芹来支配。此外，他每月还给母亲部分赡养费，有时该费用由明素芹代收，用于王凤兰的日常生活支出，这已经包含了之前承诺的400元劳务费，因此这部分费用不应由自己支付。

张大军每月给母亲的赡养费由明素芹代收，用于王凤兰的日常生活支出，这已经包含了之前承诺的400元劳务费，因此这部分费用不应由自己支付。

张大军每月给母亲的赡养费由明素芹代收，用于王凤兰的日常生活支出，这已经包含了之前承诺的400元劳务费，因此这部分费用不应由自己支付。